

各位佛友，大家好！請坐。昨天跟各位佛友說了一些大實話，今天妙音居士讓我再跟大家說點什麼。到妙音居士這塊寶地來，妙音居士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，既然讓我再說點，那我就再說點。今天我要說的第一個話題是將業力身轉為願力身。這一生我們各位都是以凡夫之身來到這個娑婆世界，我們現在的身是業力身。多生多劫以來我們所造的種種罪業，在這一生都要受到果報，對這個問題我們要清楚的明白。我們今生所受的苦、所遭的罪，這是我們今生受的果報。有果必有因，在這個果報之前一定有一個因。眾生往往是畏果不畏因，現在受到果報，知道恐怖、害怕，他就不知道造業的時候那個因，是形成這個果的一個重要因素。怎麼樣將現在的業力身轉為願力身，這是我們今生今世應該做的一件事情。

我們來到這個娑婆世界來幹什麼來了，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學佛人要把它弄清楚、弄明白。來到這個人世間，我們有三件事需要做：第一是消業，第二是度眾生，第三是作佛。如果你這一生把這三件事做好了、做圓滿了，你這一生必定成佛。怎麼樣消業？首先要認識業是自己造的，了也要自己了。受苦、了苦這是我們應該認識清楚明白的一件事情，不要怨天尤人。我們這個業力身來到這個世間也是給眾生表法的，所以你受再多的苦、遭再多的罪，你就把它想像成這是佛菩薩的安排，佛菩薩對我的考驗，也是我給眾生表法看的，這樣你就不覺得這是苦、這是罪。通過我得這場病，我把這個問題就提升到這樣一個認識的水平。所以把業力身轉為願力身，是我們今生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

另外我們應該知道，怎麼樣叫乘願再來。以前我的想法就是往

生了，到極樂世界去了，見到了阿彌陀佛，然後我再回到娑婆世界，這就叫乘願再來。現在對這個問題我有一個新的認識，不一定你非得要往生到極樂世界你再回來，這叫乘願再來；你今生今世將你的業力身轉為願力身，念念不忘眾生離苦，你現在就是乘願再來，不必等到非得往生。這個問題，我不知道我現在這種認識對不對。

我們學佛人應該像什麼？我理解應該像一塊磁鐵，磁鐵它是有磁力的，它有親和力、有吸引力，讓眾生見到你就心生歡喜。我們要以慈悲心和歡喜心去影響你周圍的眾生，把你的慈悲、你的歡喜帶給眾生，讓眾生也生慈悲心、也生歡喜心，這是我們學佛人應該做的事情。願力身不是很難轉的。有的人說，我現在也想轉，我不會轉，我怎麼轉？這個都在一念之間，你想把業力身轉為願力身，你願意用你這個願力身去為眾生服務，你就可以把你的業力身轉為願力身。如果你想我轉不了，那真的你就轉不了，你就永遠帶著你這個業力身。有四句話我非常喜歡，「身負使命來，腳踏蓮花去。人說是生死，我說是回家」。只要你有這個信念，你今生一定會把你的業力身轉為願力身，好好的為眾生服務。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話題。

第二個話題，我想講一講轉凡成聖。現在我們都是凡夫，以凡夫之身來到這個娑婆世界的，但是你可以把凡夫轉為聖者。怎麼轉？首先你應該這樣想，我今生能夠成為聖人。這個我想也不是往生之後你就成為聖人；你沒往生，你把你的業力身轉為願力身了，你現在也可以轉凡成聖。我想大家如果聽淨空老法師的講法，這個問題好像都已經講明白了。如果我說的這一切話說對了，那是我聽老法師講法，我明白了一些道理；如果我說錯了，那是我個人的問題，因果自負。做為我們學佛者，我打一個比方，我們應該像什麼？我們應該有大山的氣魄、大海的胸懷、大地的淳厚、聖者的風采，

這樣我們對眾生才會帶來益處，我們才會給眾生做出好榜樣。如果你沒有大山的氣魄，你沒有大海的胸懷，你也沒有大地的淳厚，你一定不會有聖者的風采，那你就是凡夫一個。我們學佛人應該努力轉凡成聖，不要甘心情願我這一生就是凡夫。如果你這麼一想，那你這一生就是凡夫，沒別的話可說。還是轉念的問題，你轉念你要成聖你就成聖，你轉念你是凡夫，你就是凡夫。「誰是凡夫誰聖賢，凡夫聖賢一念間。你若能把念頭轉，你非凡夫你聖賢」。這句話就告訴大家，念頭一轉，你就由凡夫轉為聖者。

怎麼樣轉，我有兩個方法，這也是跟淨空老法師學的，聽法聽來的。一個是捨，捨什麼？捨棄那十六個字，老法師講法多次重重複複的說。有人說，這話我都聽過多少遍了。不管你聽了一千遍、一萬遍，你聽明白沒有？如果你聽明白了，你照做沒有？如果你沒照做，等於你沒聽，實際上就等於你一遍也沒聽，因為你沒聽懂、你沒照做，你聽而無聽。應該捨棄十六個字，老法師說，「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貪瞋痴慢」。這十六個字看起來很簡單，就像老法師題那二十個字一樣也很簡單，我說如果這十六個字你做到了，你今生一定成就；如果二十個字你做到了，你今生也一定成就。不用貪多，你聽明白了這個道理，你照做了，一點一滴的去做，你今生一定成就。不要小看自己。有的佛友在一起談論這件事的時候說我不行，我能成佛嗎？我告訴你，既然你起的是這個念頭你就不行，今生你就不成就，因為你自己都沒有信心成就，你怎麼能成就？所以我們大家一定要捨棄老法師諄諄教誨我們的這十六個字，或者是那二十個字，都可以。

第二個捨，捨掉我。你總是以我為圓心，以自己為半徑畫個圓，你永遠在這個圓裡你跳不出去。你成天就是我我我，實際上這就是自私自利。但是我再一想，自私並不能自利，如果你自私你能得

利益那都可以，你可以自私，你仔細推敲推敲，自私自利這四個字，你自私了能不能自利？不能自利。就像老法師講法說的，你吃一百年的虧，你最後佔大便宜了，這個大便宜是什麼？是你作佛去了。你佔了無數無數的便宜，那是小便宜，最後你吃了大虧，你到哪去了？到三惡道去了。所以什麼是吃虧，什麼是佔便宜，什麼是大利，什麼是小利，我們一定要分辨清楚。捨掉小我得大我，捨掉大我得無我，如果你把無我得到了，你今生必定成佛，因為你沒有我了。現在我們眾生捨不掉的就是這個我字，總覺得這是我的、那是我的，我就是我。我們說話，開口不離我字，你仔細想想是不是這麼的？你把這個我字捨掉了，你念念想的是眾生，你本身就沒有我了。你沒有我，你就是聖者；你有我，你就是凡夫。所以轉凡成聖說難也難，說容易也容易，我現在努力向這個方向努力。我現在是凡夫，但是我不甘心情願做凡夫，我一定要在今生今世轉凡成聖，最後到極樂世界去作佛，這就是我的信念、信願。

第三個問題我想說一說，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快樂的生活。這個問題我想多說幾句，因為這是我們眾生人人面臨的一個大問題。你有沒有這種感覺，不管是學佛的人也好，還是沒學佛的人也好，坐在一起有一個共同的話題就是什麼？說人活得太累了，是不是這樣？大人累、孩子累，有錢的人也累，清貧一點的人也累，沒有人不說累。你仔細看看你周圍，你的同學、同事、親朋好友、家親眷屬，哪個不累？包括你那個孩子，現在六歲開始上學，大書包十來多斤重，背著都壓得直彎彎腰，累不累？從這麼小點就失去了童年的快樂，承擔的就是苦、累，多可憐！有錢的人累，我說有錢的人比貧窮的人更累上十倍，因為啥？每天那個應酬，那個吃那個喝沒完沒了，是不是負擔？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體會的，反正這樣的事情我可承受不了。像老法師說的，一天的應酬，你就握手都是個負擔

。現在不握手了，握手少了，除了吃就是喝，一頓飯沒有四個小時、五個小時甚至半天，是吃不完這頓飯的，大好時間都白白浪費了，可不可惜！如果我們能拿出這點時間去念念佛、去修修心，我們的身體健康、身心愉快，何樂而不為？為什麼要把精力、財力、物力都用在那些方面？但是現在社會風氣就是這樣。好在我們學佛人離這方面就比較遠，我們相對來講就比那些人快樂一些、幸福一些，這是我們學佛人的幸福。

另外還累在什麼？沒有終了欲望。你想想人活著累，第一因素是什麼？就是欲望，現在人的欲望無窮盡。我給大家舉過一個例子，我說我小時候從農村搬到城市來，我記著我爸爸一開始買了一台自行車，是飛鴿牌的，飛鴿牌在五十年代那是名牌。高興的我和姐姐不得了，我家有自行車了。但是我們倆誰也不會騎，好像摸一摸都覺得挺心疼的，怕把它摸壞了。後來我爸爸又買了一台收音機，叫紅星牌的，在當時來講也是名牌。我那時候就思想簡單，從農村搬過來，沒看著過這個東西，這是啥東西，它怎麼能唱還能說？那麼大個小框框，那人從哪進去的？我記著可笑得很，我和姐姐圍繞著這個收音機到處找，哪個地方有門，這人是怎麼進去的，大人怎麼能變小的？現在看來都是笑話了。就那時候的孩子特別天真、純樸。有了收音機就很高興，但是不會開、不會關，不知道撥台，總得等爸爸下班回家來，我要聽唱歌，爸爸給撥，就是這樣的。

我現在很留戀那時候的生活，我覺得那時候的生活比現在要快樂得多，雖然吃得很簡單，穿得很簡單，家家戶戶都是這樣。那時候住那房是一趟一趟那樣房，兩趟房門相對，兩趟房門相對，是那樣的房子，一趟房是十八戶，就這樣的。家家戶戶相處得非常和諧，沒有聽說誰家打仗，也沒有聽說左鄰右舍誰和誰吵架，沒聽說過。就是家家處的都像親戚一樣，你家做點什麼好吃的，換個樣，給

你家送點，他家吃點什麼好吃的給你送點，特別好。那時候簡單到什麼程度？我記得六十年代鬧饑荒，挨餓，在座的可能像我這個年齡的都經歷了，餓的那滋味太難受了。那時候就想，如果我能吃一頓飽飯，我認為那就是共產主義。那時候不是宣傳共產主義嗎？我就認為我能吃一頓飽飯就是共產主義。沒有飯吃，每天喝那個麵糊糊，苞米麵糊糊粥，你想加點菜葉，菜都沒有。我記得特別清楚有一件事，我為什麼說我父親是標準的共產黨員？他對我的影響特別好。有一天鄰居們說哪哪有塊地，那個大頭菜都砍掉了，不地下還有扒拉殼嗎？說咱們去把那扒拉殼撿回來，好煮那個菜粥喝。我和姐姐就跟著去了，去了以後，人家大頭菜都砍掉了，扒拉殼趴在地上，我們就和鄰居一樣把那扒拉殼撿回來了，就準備用這個洗乾淨以後熬麵糊粥。

我爸爸下班回來，問我和姐姐，這是哪來的？我和姐姐說，和鄰居一起上大地裡撿回來的。我爸爸脾氣特別好，不帶申斥我們的，當時很嚴肅，說哪拿來的送回哪裡去。我和姐姐不理解，我們也不是偷的、也不是搶的，人家不要了，我們去撿回來還不可以嗎？不敢跟父親辯解，讓拿回去就拿回去，我和姐姐就把它拿回去，扒拉殼菜從哪個地裡拿回去就又送回到哪個地裡去。回來我爸爸給我們講道理，說現在全國都苦，都沒有飯吃，毛主席都不吃肉了，毛主席也吃不飽飯，我們為什麼不能和我們的黨一起度過這個難關？那時候我對爸爸的話不是那麼完全理解的，但是現在我理解了。如果我爸爸活到現在，他一定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。他給我們後代留下了光輝的榜樣。

那時候的生活雖然清苦，但是那時候的生活非常快樂。當時我爸爸、媽媽，我姐姐剛結婚，再加我姐夫、我，我們五個人。我姐姐懷孕以後特別能吃，她老餓，所以我爸、我媽、我姐夫，我們四

個人的飯省出來給我姐吃，就讓她吃飽，就是這樣她還吃不飽。我爸是木匠，上班的時候上樓上不去，就腿是軟的，因為他吃不飽，連稀的你想喝飽都沒有門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找我一個同學去上學，她家裡三口人，因為她爸爸是在大食堂工作，所以在吃的方面條件比我們稍微優越一點。我到她家以後，看到她家吃的什麼？饅頭、大米粥。我那時候就想，她家怎麼提前上共產主義了？我們家什麼時候能進共產主義？那時候就把那一個饅頭、一碗大米粥就當作是共產主義的享受、共產主義的生活。但是沒有怨氣，不知道埋怨，就覺得大家都是這樣。那時候因為是平等的，你看左鄰右舍大家吃的都是這樣，不是他家吃得多好，我家吃得多差，所以大家就沒有怨言。我想如果現在再有這樣的事，可能就是怨氣沖天，不會一句怨言都沒有，因為貧富太不均了，人心不平。所以生活快樂不是你擁有多少，而是你計較得少，你貪求得少，你就快樂。

所以說，按老法師講法裡告訴我們的，你要生活得快樂，兩句話，提升你的靈性，降低你的欲望，一個提升、一個降低，能轉變你的人生。這話我不知道我說得大不大，我就是這麼感受的。因為如果你不提升你的靈性，你就會在那個欲望的大海中，永遠在無邊無厭的大海裡沉浮，那是個苦海，不是個樂海。所以我們的欲望一定要降到最低最低處，橫不攀豎不比。我家住的那個地方是開發區，有錢的人很多。我們住的那個樓是獨門獨院，在我們那個樓裡住的很多都是有錢人，所以我們院裡一到晚上，不管是公家車也好、私家車也好，滿院子都是。可能我家在那個院裡是最窮的，因為我家不但沒有車、也沒有馬。昨天我不跟大家說了嗎？也沒有積蓄，也沒有存摺，我們家就是清清白白這幾個人。但是我對這些沒有一絲一毫的羨慕，我想人家有是人家多生多劫修來的福報。

但是我想，不管你哪一生哪一世修來的福報，你今生今世一定

要惜福。現在我發現大家，無論大人和孩子，尤其是有錢的人，太不知道惜福了。我把這個福和你這個禍和罪比做一個天平，它是平衡的，你這個天平裡是福，你這個天平裡就是禍、就是罪，你痛痛快快的把你這點福報都享完了，你剩下的全是罪。但是現在人不理解，卯勁的享這個福。譬如說有一個佛友，她靠一種什麼本事賺錢？就是看事，據說非常賺錢，說每天看半天，就像那個上醫院看病掛號似的，去晚了人都掛不上。不是看上午就是看下午，全天不看，人說累得慌。這半天能賺多少錢？有佛友跟我說，最少兩千打底，你說這一個月算下來能掙多少錢。說人家住那個地方像豪華別墅一樣，金碧輝煌。我沒去過，我也沒看過，我聽佛友說，說一進她家以後你都找不著東南西北。我說不但攔她家找不著，我在我家我都找不著東南西北。她家一個孩子上學，每天的零花錢是一百塊錢，就是一天不帶少的，你不拿這一百塊錢，孩子不去上學。所以請同學吃飯、上什麼網吧，全都是用他媽媽掙的這個錢。我就想，這個錢那麼好賺嗎？這個錢那麼好花嗎？我怎麼沒把它看作是一種福報？我覺得他不是在做業嗎？這一生妳覺得妳賺了很多錢，妳享了很多福，妳想沒想下一生妳到哪去？肯定是三惡道，別無選擇。

有的人家有錢，譬如說我的一個小外孫子來跟我說，他在哈爾濱市內的一個大學上學，他說姨姥，我們班有一個有錢。我說他家有多少錢？他說他家的錢他說沒數。沒數到什麼程度？他說他每個月的花費是三萬到四萬，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。每次來是家裡開車送過來，回去開車再接回去。就這四萬塊錢，我說那每個月咋花，你們看沒看明白？我那小外孫跟我說，他說姨姥，他請我們幾個同學去吃飯，買了一瓶什麼頭酒？對，人頭馬，說那一瓶酒是三千多塊錢。我說你們幾個人？他說我們就四、五個人。我說那一瓶也不夠，既然他家有錢，買個十瓶、八瓶，或者是每人分一瓶喝唄。我



說你們都喝了嗎？他說喝了，他告訴我，他說姨姥我不會，我也沒見過這場面，倒了以後一口我就喝了。完了人家服務員過來就告訴我，說你這麼喝不對。我說那得咋喝？實際這孩子不會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尋思那酒不是倒了就喝嗎？孩子說不對，說一服務員告訴他，怎麼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品。我說那你們吃了多長時間？他說吃了個通宵。我說一共花了多少錢？他說一共花了不到三萬塊錢。就這五個孩子，一宿花了不到三萬塊錢，可怕不可怕！你說家長給孩子這麼多錢，你是愛護他，你還是關心他，你這不送孩子下地獄嗎？但是多少人懂得這個道理？現在這孩子是大學三年，你說這三年他花費了多少錢。他花了這個錢，後面跟著就是他的罪業，他不是修福修慧。所以咱們聽了以後真是毛骨悚然，太嚇人了。還是窮點好，窮點咱沒有這錢給孩子去造業，給他修點福修點慧吧。所以你說，人家可能認為這樣的生活是快樂的，花錢如流水，我們學佛人可能認為這種生活並不快樂。

前幾天有一個佛友跟我說，也是一個佛友，也是信佛的人，家裡做的好大好大的買賣。這個佛友告訴我，她說據看她家可能大概能有個千八百萬，說有車、有馬，還有大院套，那個院子好大好大的，有什麼房子，怎麼回事的。後來這個佛友她丈夫就突然得了一種病，他自己可能認為他活不成了，他就要交代後事。據說這個人沒有多少文化，他平時做買賣這個帳目都在他腦子裡記著，不像咱們記帳本，他沒有這個，他腦袋就是帳本。我說這腦袋也真好使，比電腦還厲害。現在他得病了以後，他就覺得他活不成了，他就想安排後事，就想把這些帳目跟他妻子說清楚。結果他妻子怕她丈夫死，就說你別跟我說這些，你一定能好，你好了以後還是你自己記著，你自己管。結果說這話沒幾天，她丈夫死了。你說他這個來往帳目都攔他腦子裡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，我說這個他可帶去了，是

不是？你說你就砸碎他腦袋，也不像電腦屏幕能顯示出來，沒了。你說這麼大個家業，別人欠他多少，他還欠不欠別人的，無人知道，一切都了了。我跟那個佛友說，我說如果那些欠錢的人要是良心的話，不管人家在不在，咱們應該還給人家。那個佛友說：劉姨，有幾個像妳這樣的實在人？人死了帳也沒了，大家都知道他那帳擱腦袋裡，誰還！

我前兩天看一個電視，有一個人在他最困難的時候，他受到了一個人的幫助，那個人給了他一千塊錢。後來他的運轉過來了，他掙了點錢，他千方百計的要把這個錢還給那個人，但是他找不到了。他不甘心，他就為了找這個人還這一千塊錢，他找了五年，找了五年花了將近五萬塊錢。你想想，為了還一千塊錢，他找了五年花了五萬塊錢，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實在是太少了。最後終於不負苦心，他把這個恩人找到了，他把這一千塊錢還了。這個恩人非常感激他，說沒有你這樣的人，就這一千塊錢我就給你了，你幹嘛花這麼大的力氣來找我，要還這個錢？這個人說知恩圖報，他說不在錢多少，做為一個人來說還要講良心的，你幫助過我，解決了我的困難，雖然對你來說一千塊錢可能不算大數，對我來說那就是救命的錢。所以我想，為什麼這樣的好人給我們樹立了這樣的榜樣，我們不能去學習他？你說這個人，我不知道他信佛不信佛，我說他現在就是佛。不用說我皈依了、我受戒了，我燒香了、我磕頭了，我是佛陀弟子，我說人家這才是真正的佛陀弟子，人家不說，做到了。就像那個許哲居士一樣，老法師不是說，她沒有皈依、沒有受戒，她全做到了，她是佛陀最合格的弟子。我們學佛的人就要向這樣的人學習，踏踏實實的做佛陀的弟子，過我們自己快樂的生活。

再說一點，怎麼樣才能快樂？簡單。第一盤光碟裡我記得我說，可能大家逗得都哈哈笑，頭腦簡單、生活簡單，一切都簡單。別

人說的你聽不懂，好；別人做的事你看不明白，好，你不要去研究它，你不明白你非得要把它研究明白，累！不快樂！反正我不研究，你說的話我沒聽懂，這耳聽那耳冒的，我沒走心。有的時候我姐姐就說我：小雲，這兩年妳怎麼了，我記著妳記憶力可好了，妳記學生名嚶嚶的。一夜之間能把新收來這班五十幾個學生的名記得滾瓜爛熟，第二天點名我就不用看名冊，我就眼睛瞅著學生叫他名，一個不帶錯的。我姐說妳那本事咋沒了，現在妳怎麼連電話號都記不住了？我現在所有的電話號我就記著我姐家的，因為我姐身體狀況不是那麼太好，我時不常給她打電話問一問。就包括我那佛友小慧，和我住一棟樓，兩個門，我住三門，她住六門，我倆經常來往，就她的電話我現在每打一次都得翻一次本。我自己都莫名其妙，記性跑哪去了？後來我一想，不讓妳記妳就不記，妳記那號幹啥，妳一年能打多少次，打一次看一次唄。忘了好，不要記著那些雜亂事，那就是垃圾是不是，記那些垃圾你的心不清淨。所以他們到我家說，怎麼一看妳就覺得妳清淨。我說你看我就清淨，我沒有你們那些個問題，也沒有你們那麼些複雜。

有的人說我家如何如何，原來住了一個房子，就是她和她現在的丈夫是後結合的，她丈夫的老伴去世了，她的老伴去世了，他倆又組成一個新的家庭，就住她丈夫原來那個房子。她心裡就總嘀咕，總覺得她丈夫原來那老伴老回來找她，老鬧騰，老有聲音。她就給我打電話，說劉姐劉姐，我住那個房子一點也不安全、不太平。我說怎麼的，去小偷了？她說沒有，她說我丈夫他原來那個老伴，她怎麼老回來找我鬧我？我說我咋不知道？我說妳看著了？她說我沒看著，我就是那種感覺，總像一個影子一樣跟著我。我說是她跟著妳，還是妳跟著她？我說我總覺得是妳跟著她，妳老想她，妳老想她回來鬧騰，那個影子不就跟著妳了嗎？

後來她買了一個新房子，裝好了以後搬進去，頭一個禮拜給我打電話，特高興：劉姐，這回可好了，我搬新房子了，我家收拾得可漂亮了，哪天請妳過來看看。我說好。沒過一個禮拜又來電話了，蔫蔫巴巴那個聲調：劉姐，不好了。我說咋不好了，不搬新房子了嗎？那影不也不跟著妳了嗎？她說不行了，攔這個房子我怎麼又有一種感覺？我說又有啥感覺，那影又跟去了？她說那倒沒有那種感覺，就怎麼老聽見聲音？我說什麼聲音？她說有時候你就聽那電視嘎巴一聲響。我說我家電視也響，夜深人靜的時候它也響，我說那是正常現象。她說另外我家那個窗戶，對著對面那個樓是對著那房角。我不知大家明不明白，說對著人家那棟樓的房角。我說那怎麼的？她說那犯毛病。我說犯毛病得怎麼辦？她說整一個鏡子立在那個窗戶的外面，鏡子沖外。我說那啥意思？她說那叫照妖鏡，這樣那個妖就進不來了，就用這個鏡子把它反過去了，她給我解釋。我說那是照妖鏡，我說那個妖我總覺得現在在妳心裡，妳拿那個照好像沒照跑，他不但進到妳房間，他都進妳心裡去了。我說現在保證每天妳嘀咕，那個妖照沒照跑。她說是啊劉姐，我真是老惦念這個鏡子攔那起沒起作用。我說妳問我，如果妳說妳照妖，我說那個妖本身就是妳自己，妳自己就是妖魔鬼怪。妳總想著人家是妖，妳自己不就是妖嗎？妳想著人是魔妳就是魔，妳想人是佛妳就是佛，我說這個老法師講得多清楚，妳為什麼老想著人是妖？我說退一步說，就算是有妖，他能和妳做鄰居，你是學佛的人，妳為什麼不帶他學佛？敞開門窗，歡迎這個妖進來，和我一起念佛，將來咱們一起成佛，我說這多好！妳幹嘛要怕他，人還怕妖嗎？她一聽說，劉姐別說，妳說的也有道理。

說這話不兩天，我的一個佛友上我那去，告訴我：劉姐，我現在長本事了。我說妳啥本事？我花錢交學費研究《易經》，我會算

命了，我會看相了，我會算卦了。我說行，三日不見當刮目相看，我說妳這麼長時間沒上我這來，學會了這麼多本事。我們就坐在我家晾台上嘮嗑，她這麼一扭頭，劉姐不好，我得給妳整個什麼，她說那名我沒記住，整個什麼什麼什麼，我得給妳擱在這窗台上。我說那啥意思？她說妳看那個樓角對著妳家窗戶。前兩天這佛友剛說完，人這個來給我整照妖鏡來了，她說的不是照妖鏡，我不知道她要整個什麼東西。我說得得得，妳別往我家整，佛友來問我妳這是啥玩意，我說我沒法解釋，我說不清楚。因為當時來兩個佛友，那個佛友就給她使眼色還是捅捅她，意思是劉姐不信這些，妳別整這些。實際說實在的，這些我確實是不信。

我為什麼住現在這個房子，我跟你們說說它的緣由。我家現在房子是大房子，三屋一廳一廚那樣的房子。可能人家有大房子比我家房子大，我沒見過。我調省政府以後第一次分房子就是六順街，現在我兒子住那個房子，人家讓我去看，這個房子是一九八二年建的樓，我家是最高層，六樓。你說我去看了這房子我是啥感覺？咋這麼大！那個房子是兩屋一廳，四十六米的。在我看來，咋這麼大個大房子，因為我原來住那房子都可小了。我結婚的時候跟公公婆婆住的是一鋪炕，中間擱玻璃窗隔的，也就有個六、七米，也就那麼大。後來升級了，搬到一個樓房，是那個套間的，先進大屋後進小屋，我和老伴住那小屋，是六米，老爺、老太太帶孩子住這屋，十二米，我就覺得這屋挺大。後來又上樓了，住四層樓，我家那房子，我和老伴住那房子漲了兩米，八米了，老爺、老太太住那個屋十四米。反正從來都是老爺子老太太住陽面，我和老伴住陰面。就這麼一個小小問題，在鄰居當中引起了轟動，都問我家婆婆，妳們怎麼住大屋？妳們怎麼住陽面？我婆婆說我們家從來就是這麼住。人家說現在都是兒媳婦兒子住陽面、住大屋，公公婆婆住小屋、住

陰面。我婆婆回家跟我說小雲，咱們是不是住錯了，住顛倒了？我說妳說的顛倒了，他們住的顛倒了，咱家沒顛倒。

就是這麼由小房子這不過渡過來了嗎？所以政府一分給我這房子，我一看那麼大，因為我沒住過這麼大的房子。後來又給我一個補差，因為正處級是八十米面積，這不四十六米，還缺面積嗎？我正出差上佳木斯，一個同事給我打電話，說劉大姐快回來，人家誰出差？正是分房子關鍵時刻，妳不在家，什麼破房子都得給妳。我說沒人要的給我，行。我也沒回來，我照樣出差走我的。我回來之後，給我這個補差房子，就是革新街那，七樓三十六米多。人家說怎麼樣，讓妳回來妳不回來，妳年齡大，給妳個最高層，面積是最小的。我說這個房子有一個好處，他們說啥好處？保證沒人跟我爭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煩惱，他也不煩惱。

結果就是原來住這房子的也是我的一個同事，我倆辦公室對個，他跟我說：劉大姐，我那房子我重新做過簡單裝修。就這樣我就明白了，我說你花了多少錢我給你多少錢，我說你可別刨別扒，一刨一扒你也浪費了，我去我還得收拾，我說你收拾啥樣我就住啥樣，我就搬進去住就行了。後來我說咱倆拉個帳單，他就說煤氣多少錢，淋浴器多少錢，排煙灶多少錢，牆多少錢，燈多少錢，反正一筆一筆我倆拉，最後拉出六千塊錢。我說行，你搬出來我就給你六千塊錢，我就搬進去，我說你也方便、我也方便。後來我同辦公室那個小同事跟我說，劉姨妳也太傻了，人家說多少錢妳就多少錢，他那個破爛東西能值這麼多錢嗎？我說他給我裝修好了，省得我費事了，我就給他六千塊錢。當時我手裡沒錢，我就跟我這小同事說，我說妳明天給我帶六千塊錢來，妳回家跟于坤說，妳說劉姨借六千塊錢，一個月之內一定還你。後來第二天她給我拿六千塊錢，我就把這個錢給我那個同事。就這樣，一點矛盾沒有，樂樂呵呵他搬

出來住新樓去了，我樂樂呵呵搬進去住他這個房去了，啥事沒費，你說多好。

後來我們主任說：素雲，全委就這麼交接房子的，只有你們倆沒有矛盾，其他的全都鬧鬧吵吵，搬出來的想要多點錢，搬進去的想少給點錢。我說何苦來的，要多少給多少就完了，我說你咋不尋思人家裝修的時候人挺辛苦，是不是？你進去就住你沒辛苦，你花點錢不理所當然嗎？所以這個事，你說快樂不快樂？他們那些鬧的、吵的，結果弄得兩敗俱傷，同事之間低頭不見抬頭見的，見面多尷尬。我和我這老同事一直非常好，我倆辦公室就對著，他比我小，劉大姐長劉大姐短的，一點心理隔閡沒有。真是，他沒覺得劉大姐給他出難題，我劉大姐也沒覺得我這個老弟黑心，管我多要錢，沒有這種感覺，我認為這都是理所當然的。所以這個問題處理完了，好像全委都覺得挺驚訝的，還有這麼處理的。我就開玩笑，我說要知道你們都鬧鬧吵吵的有意見，我咋不給你們介紹介紹經驗，讓你們先學學。所以我就告訴大家，就是這個問題可能是你也遇到了，他也遇到了，她也遇到了，就看你怎麼處理，你處理的方式方法不同，你得的結果就不同，有的得的結果就是煩惱，有的得的結果就是快樂，付出就是快樂，索取就是煩惱。

為什麼有矛盾？說白了還是自私，還是為了自我。有些個矛盾完全可以化解，為什麼化解不掉？就是你沒認識到，沒把那個化解問題的辦法想出來，也就是說缺少點智慧。我們沒有大智慧，也先學學一休，先畫畫腦袋畫出點小智慧來，這不也把這問題解決得挺好嗎？我面臨的一些問題，我就覺得處理完了以後心裡特別快樂。譬如說我家窮親戚多、窮朋友多，我沒有富親戚、富朋友，我公公婆婆那面的親屬都是農村的，農村就比咱們城市困難，這是實實在在的事情。我從結婚那天起，現在我老伴不是說我嗎？都是妳給慣

的，都是妳給養成的。因為我從結婚那天起，我就沒把錢和東西放在心上，所以那些親戚朋友來都有所求。我那時候工資二十九塊錢，三年以後漲到三十二塊錢，三十二塊錢又隔了三年漲到三十八塊錢，三十八塊錢就一直漲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就不漲工資了，我就三十八塊錢。我老伴那時候工資是四十一塊五，我公公的工資是五十八塊五，這就是我們全家的工資。所以那些親戚朋友來，我真是傾其所有，有多少拿多少，沒有出去借去，我覺得他們比我困難。

後來真是就形成一種習慣，譬如說姑娘結婚、兒子結婚，基本都派遣到我們家來借。那時候就簡單，無非也就是買套衣服，買點所需要的東西，那時候簡單，結婚，不像現在，現在我拿不起，現在結婚得個萬八千、幾萬的，那時候也就幾百塊錢就可以了。後來我有兩個弟弟，一個是我老姑家的弟弟，他需要錢。那個時候我病得很重，我們一個市的經貿委一個主任，還是女的，我去出差的時候覺得跟我處得非常融洽，她說聽說劉大姐有病了，我們一個老處長去出差，她非得讓那老處長給我拿回兩千塊錢。這老處長實在推脫不掉，他說肯定我拿回去得挨說，妳不能讓我拿，妳實在要給她妳自己去送，我不敢拿。那個主任就說求求你了，你就幫我捎回去唄。後來這老處長就把這兩千塊錢給我拿回來了，和他的老伴，還有另外一個處長，三個人搭伴來給我送這兩千塊錢。進屋把這兩千塊一拿出來，我就問什麼錢？不敢跟我說謊，說素雲我得先檢討，這個錢我拿回來錯了，但是我不拿又不行，妳說那面讓我拿，我知道回來妳肯定得說我拿錯了，他說我先檢討行不行？我說哪的？他說哪哪市什麼什麼主任託我捎給妳的。我說你咋拿來的咋送回去。我說出差的路費我給你出，你不是出差公家報銷嗎？你這回送這兩千塊錢，來往路費我給你出。當時我一臉嚴肅，我老伴擱旁邊看著



都有點下不去眼了，後來跟我說，妳也太過分了，那麼大歲數個老處長，妳說給妳捎回點錢，妳沒鼻子沒臉的。我說這事得嚴肅，這不是小事。後來他老伴和那個處長說情，說素雲，就求求妳了，妳先放這行不行？我說那可以，你先放這，等我病好了我自己處理。這不就放了兩千塊錢嗎？

這兩千塊錢我老伴看著了，下鄉去串門，正好我這個弟弟需要錢，他就跟我這個弟弟說，你上我家去找你嫂子，你嫂子有兩千塊錢。我這個弟弟就來了，來了以後就說，嫂子我來有點事。我說啥事你說。他說我哥告訴我，說妳現在手裡有兩千塊錢，妳借給我。我說真有兩千塊錢，你拿去。他當時就把兩千塊錢拿去了，過些日子又來了，說嫂子兩千不夠。我說你還缺多少？他說我還缺兩千。我說這兩千我可沒有了，我說那樣，我給叔叔打個電話，就給我姑娘打電話，我說妳給妳楊叔準備兩千塊錢，趕快送回來，我姑娘就給她楊叔準備兩千塊錢送回來了。這不就這一個弟就拿去四千塊錢嗎？後來到秋天了，他還我兩千塊錢。你說你還我幹啥？你那麼困難，你花了就花吧！他說嫂子不行，妳要沒有病我還沒啥想法，妳病到這種程度，我不忍心花妳這錢。他說那兩千我有了我再還妳，我說不用不用。這不就他還有兩千塊錢沒還嗎？

另外一個弟弟是我三叔公的兒子，也從我那拿點錢，他來的時候：嫂子，我缺點錢。我說你要多少？他說我要三千。那時候存摺還在我手裡，我的工資摺，我拿出工資摺一看，因為前幾天另外一個老弟來要一千五，這回我一看，這工資摺裡還剩一千六百塊錢。我就跟我這個二弟說，我說我這個摺裡還有一千六百塊錢。我就跟我老伴說，我說老伴，你再給弟弟湊一千四百塊錢，這不我倆加起來就三千。我老伴說我不給。我說求求你了，你看來一趟不容易，他一定是憋住了。我老伴說，我最多能給他湊四百。湊四百，加我

的不就兩千塊錢，我尋思好歹摳出這四百也行。我說那就，因為我老伴的那個工資摺我沒看著過，他自己保管，我說那拿你的摺去給取出來吧。完了就拿我的工資摺、拿他的工資摺，取這兩千塊錢去了三個人，我這個弟弟跟著去了，我兒子拿我的摺，我老伴拿他的摺，浩浩蕩蕩的一個大隊，取了這兩千塊錢，就拿走了。這個弟弟很困難，我給他們的錢從來沒有往回要的那個感覺、那個想法，給了就是給了。

後來說給他媽媽過生日，農村過生日收錢，收了點錢，我這個弟妹就給我送回來一千塊錢，說嫂子，我先還妳一千，那一千等以後有了我再還。我就把她拽到我那屋，我說妳別吱聲，別讓妳哥聽著，妳哥聽著這個錢肯定妳哥就得留下。我說我比妳富裕，這一千塊錢妳也拿回去，妳就瞄不悄的，妳哥要問妳幹啥來了，妳說我來串門來了。我倆真是在屋裡搞小動作，嘀咕著說的，沒讓我老伴聽著。後來第二天她就回去了，回去我老伴問我，慕玲幹嘛來了？我說串門來了。他說這麼多年她也不愛串門，她怎麼想起串門了？我說她就尋思我身體不太好來看看我，我就把這話給岔過去了，岔過去完了就過去了。

又過了一段時間，我老伴又去串門，回來一進屋，這下可跟我跳老虎身了，跟我吵吵的：妳怎麼回事，妳啥事瞞著我？我一想壞了，從那面回來，肯定這個事漏了。我當時坦白，我說你說的是不是指那一千塊錢？完了他說怎麼回事？我說那次慕玲來不是單純來串門，她來還一千塊錢。那錢呢？我說那錢我沒留，我讓她拿回去了。完了他說妳顯什麼大眼，好人都讓妳當了，我說進屋了，妳倆肯定有事，還把門關上。當時我就生氣了，尋思這幾個弟弟妹妹誰給我賣出去了。後來我給我那個弟弟打電話，我弟弟說我們在一起嘮嗑，讓我哥哥聽說了（就他自己親哥哥聽說了），他說我華哥來

，我哥跟他嘮嗑說了。就是弟弟們知道這個事以後跟我老伴說了，結果回來跟我一頓跳。後來跳完了，生氣也生過了，我跟他說，我說老伴，我這麼想的，你說他困難，一個農村，住那房子據說都要塌了，我說咱們怎麼忍心把那一千塊錢留下？我說你現在住的是高樓大廈，你吃的是大米白麵，就這樣。後來我姑娘幫著我說，我姑娘說，爸這事你做得不對，你看拿錢的都是你這面的親戚，沒有我媽這面的一份，完了你還跟我媽吵吵。當時就逼著我，妳趕快去給我要錢，這回妳不把錢要回來我和妳沒完。我說得得得你別生氣，明天我就起票去上這兩個弟弟家要錢，不就四千塊錢嗎？我當時怎麼想的？我出去轉一圈，我借四千塊錢，回來我說要回來了我給你，完了我告訴弟弟們就說還了，就完事了。後來叫我姑娘把工作做通了，我老伴也不張羅要這個錢了，這事也就過去了。

所以你說像這樣的事，如果咱不這麼做，弟弟們困難，咱於心不忍；做了，老伴這面又有點意見，再給他做做思想工作。完了我自己想，可能命運就是這麼安排我的。我參加工作以後，老師，這也是教人的，再變換工作都是政工，我沒做過業務，我們委那麼多業務處室，我一個沒待過，我全是政工，都是清水衙門。我說我就會做思想工作，所以現在就輪到我給我老伴做做思想工作。你看我老伴最後也想通了，把這錢也不再張羅要回來了，家裡也挺和睦的，弟弟們的困難我還給解決了，你說多好。所以我說生活當中的一些事情，咱們在座的可能也曾經遇到過這些事情，我告訴你們，不要討厭那些窮親戚、窮朋友，你幫他一把。咱們不求什麼功德，是不是？因為啥？你多生多劫或者你的前生，你可能也困難過，肯定有人幫助過你，今生你好了，他們有困難，輪也該輪到你幫幫他們。咱們幫幫他，咱又沒餓著又沒凍著的，你說有什麼不可以的？發發慈悲心、發發善心，是不是？這是我要說的第三個問題，可能這

個問題我說得確實像我剛才說的，說得多一些，因為它和生活特別貼近。

第四個話題我想說說，就是學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。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從第一次聽說這句話以後我就特別特別的喜歡，那個時候不太理解。這句話大家都知道，是老法師的老師方東美先生說的，老法師說，方東美先生的這一句話把他拉進了佛門，後來進了佛門以後他才體會到了，千真萬確的真理，學佛真是人生的最高享受，老法師嘗到了這種法喜充滿的法味。如果我們聽老法師的話，也去親身體驗體驗，我們學佛人確實是快樂的，是最高的人生享受。你想如果我們現在不學佛，就說面對現在的大災大難，我們有的肯定是恐懼、害怕，往哪躲、往哪藏？沒有地方躲，沒有地方藏。小三災都是核武戰爭，你說你還往哪跑？大三災就更不用說了，大三災星球都毀滅了。所以我們學佛人心踏實，踏實在什麼地方？我們有依靠。誰是我們的依靠？阿彌陀佛。我們求往生到極樂世界去了，移民了，是不是？什麼災我們不受了，你說我們心裡踏不踏實？災難就在眼前，和我沒關係，我有極樂世界，我有去處，我有阿彌陀佛，你說咱們幸福不幸福？如果沒學佛之人，現在沒有依靠，他是驚慌失措，你說往哪藏？最後你該上哪你就上哪，你躲是躲不掉的。所以就從這一點來說，學佛真是人生的最高享受。

我說我們太幸運了，我給它總結了四大幸運。第一幸運，得人身。你不要小瞧你這個人身，咱聽法聽明白了，得這個人身不容易，不知道多少生多少劫你才能得這個人身，不是說你這一生得人身，下一世你還是人身，沒有這一說。這是第一幸，得人身。第二幸，聞到佛法；第三幸，聞到了淨土法門，幸中之幸。第四，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我想說什麼，第四幸是什麼幸？遇到了老法師。你說這四幸都集於你一身，你再修行不成就你還怨誰？你遺憾不遺憾

？你可惜不可惜？你還貪戀娑婆世界這點點滴滴的，你傻不傻？太沒智慧了！所以說，你今生得了這四幸，你阿彌陀佛去吧，啥也別說了，真是！

咱們一定要坐上那個大法船，別那個大法船不上，你看著大法船在你面前你不上。有一次，我說我跟大家嘮閒磕的時候我說我沒學過氣功，我看功把功看回來了。有一次就閉著眼睛，心裡想唵阿吽的時候，我眼前出現了一個圖，出現一個什麼圖？就是汪洋大海沒邊沒沿，那大海裡就有一條船，那個船好像是龍頭鳳尾，那個龍頭這麼立著的，那鳳尾還這麼翹翹著的，就這麼一個大法船。法船上是誰？是千手觀音菩薩，就是那麼多手。船下是誰？不是這船在大海裡嗎？船下邊那水裡就是那些眾生，小腦袋就這麼一竄一竄，兩手這麼往上扒。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就在這船上伸出那麼多那麼多的手，就往上拽這些個眾生，拽也拽不過來，拽了這個，那個還沒上來；拽了那個，那個還沒上來，就這麼拽。完了睜開眼睛一看，面前什麼也沒有，我就想剛才我在做夢，實際我看得很真切。所以我說，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千手觀音，那我們能救多少眾生，是不是？我們何止是千手千眼，不計其數，是不是，我們的手無量無邊。我們再學到了本事，那我們才能救眾生。我就永遠記著那個大法船，我就想，我們每個人，如果你看到那大法船了，你可千萬上去，你可千萬別猶豫，上了大法船那就是回家的船，一定要坐阿彌陀佛這個大法船回到西方極樂世界。所以說學佛幸不幸福、快不快樂？不學佛的人，我估計他看不見這個大法船，他也不明白這個佛理。所以咱們幸運、幸福，你加多少個幸都不過分，太幸了！

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？就是做為我們，說我既然進了佛門，就要把自己的一生一世交給阿彌陀佛來安排。剛才我不說嗎？捨掉小我得大我，捨掉大我得無我，無我你要得到了，今生你必修成佛。

這個就告訴大家，今生今世這個機緣不能錯過，你現在遇到這個機緣，如果你錯過了，你再多少生多少劫再能重新遇到這個機緣，那就無量劫了。所以咱們一定要珍惜今生今世，把握住每一天、每一個小時、每一秒。不有那麼一句話嗎？說真正的修行人，只有今天，沒有明天。我勸佛友們萬萬不可有惰性，一定要勤，要精進。我原來犯這個毛病，早晨睡到一點多鐘，兩點鐘我不起床嗎？說實在的，不願意起，睏，哪怕再多睡五分鐘好像都幸福。也曾經這樣得過且過過，明天再起吧，今天再睡一天。明天還有明天，最後我想不行。我怎麼改過來的？我聽老法師講法，那就是警鐘，你還有幾個明天？你跟閻王爺簽訂合同沒有，閻王爺幾時招呼你去？我那時候跟佛友開玩笑，那是我病重的時候，我說我到閻王爺那去了，我蹣跚一圈，閻王爺一見我，說妳不是這夥的，妳來幹啥？回去吧！我說我尋思跟閻王爺簽個合同，他啥時候召喚我，還給我多少時間。他說我不是那夥的，那我就回來唄，我說現在阿彌陀佛也沒告訴我時間。所以你既然不知道時間，你就想這一秒鐘給我留出來的是念佛時間，也可能下一秒你就往生了，你不要想我還有下一個小時，我還有明天，我還有明年。所以現在我就想，每一分每一秒對我們學佛人來說都非常珍貴，萬萬不可懶惰，不可向懶惰者看齊。

有的人說，人家誰誰誰也信佛，人家也沒這麼忙忙乎乎的。你真是有規律的去辦你的這些事，一點不覺得忙乎。你看我現在，每天兩點鐘讀經，到晚上八點左右睡覺，就整個這一天我一點沒有睏倦的意思，特別精神，就是你已經形成習慣了。另外心裡有一種支撐、有一種力量在鼓舞著你，什麼力量？阿彌陀佛。你想不想見阿彌陀佛，你想不想把你自性的阿彌陀佛念出來？你如果想這個，渾身充滿了力量。所以第一個題我講業力身轉為願力身。我不知道我現在是不是坐這吹牛，我覺得我怎麼現在就是願力身，我覺得我有

病那個業力身不知道跑哪去了，雲消霧散了，我覺得我現在這個身不但沒有病痛，而且渾身充滿了力量。如果擱一年多以前，你讓我上醫院去照顧病號，我想去我都不能，沒有那個力量，沒有那個精神，非常疲倦。這一年多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整個人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。所以現在我說，我自己認為，我現在是乘願再來，我是願力身，我就是要為佛友服務，要讓更多更多的眾生明白佛法，明白這個道理，跟我一起成佛。

我們有大福報，又有大因緣，所以說咱們應該有一個大圓滿的結局，大圓滿的結局就是今生成佛。另外我們千萬不要忘本，一定要知道報佛恩。沒有佛，你說咱們不是迷迷糊糊，不知道怎麼來的，也不知道怎麼去嗎？現在咱們是不知道怎麼來的，迷迷糊糊來了，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去，是不是？千萬不能迷迷糊糊的去，一迷糊你就到三惡道去了，一定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感謝誰？感謝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，感謝阿彌陀佛，感謝十方一切諸佛菩薩大慈大悲對眾生的教誨和救度。我又有四句話要告訴大家，你沒看我今天拿了個小紙條嗎？我就想別像昨天似的一對著小鏡頭我忘了，所以我把它寫出來了，要怕忘了的時候我就瞅一眼。沒戴眼鏡瞅不清楚，但是我記住了，我能說清楚。這四句話是什麼？是「釋迦世尊真偉大，留下經教皆實話。返璞歸真自性現，佛陀濟世你我他」。我們能成佛，感謝世尊，感謝阿彌陀佛，感謝十方諸佛。

我今天給你們說這些話，好像真是掏心肺腑。除了這個小紙條，就是一個綱以外，我怕忘了寫了一個綱以外，其他的真都是發自內心的。這樣的話我告訴大家，準備沒有用，準備不出來，你準備了到時候用不上，你就往這一坐說些啥？你就開口就說。不是說我有本事、我有辯才，我告訴你們不是，是佛力加持，我沒那麼大本事。我就覺得早晨剛開始我磕三個頭的時候，那佛力就加持上了，

我心就不突突了。就像我第一次跟我們居士林去聽佛法，那是我第一次去，老居士們講那個學佛心得，我聽了特別高興。後來小慧不是回頭捅我讓我去說，我說我不說，我說啥？她說劉姨妳上去說。按我性格我絕對不會上去說去，但是那天我特勇敢，我估計不知道哪個，是護法還是誰大概捅我了，讓我上去，我當時就說行，我說。我那天上午是最後一個去說的，說了四十分鐘。上台說些啥我自己不知道，你再讓我重複我重複不上來。下面那麼多老菩薩就一個勁的阿彌陀佛，我不知啥意思。那是我第一次上道場，就是人家那圓圓墊墊，我尋思那幹啥的，後來小慧說，劉姨這是磕頭用的，就那我都不知道。完了那些老菩薩擱底下聽，一個勁的阿彌陀佛。後來我問小慧，我說我說的時候他們怎麼老阿彌陀佛？小慧說聽歡喜了就阿彌陀佛，我才知道。結果說完了以後，那天我跟幾個佛友嘮嗑，我說傻呀！

過了些日子，人家說地藏七打完了，說劉居士，妳那天說的大家挺愛聽，妳明天再來給大家說說。我啥話沒說，電話裡就說行！撂下電話，我回頭問我老伴，我說老伴，明天我說啥？我老伴說我，妳剛才電話說得那麼乾脆，行，撂下電話問我說啥，我哪知道妳說啥？你說答應了咋辦？說話得算數。第二天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後真說實在，心裡直突突，這說啥？完了上午兩個，一個出家的師父講的，一個在家的居士講的，我是下午第一個。中午，我都叫吃飯，現在我知道那叫過齋，一個大圓桌，我們十來個人，就是吃的啥飯、吃的啥菜，人家都嘮的啥磕，我全都不知道，我腦子裡就想我下午說啥，我下午說啥，就這一句話。就吃這一頓飯完了，這下午說啥也沒想出來，這咋整，真是緊張，我可真告訴你們大實話，真緊張。

下午人都坐好了，主持會議那個他們叫他李部長，就裡面開始



介紹了，下面請誰誰誰。我這海青服穿好了以後擱門外站著等著，你說人家話一落音，我死活不能往後跑，我得進這個門進去，就逼著我進去。就在他話音要落，我要往裡邁步的時候，腦子裡就出來一個題，「佛法就在日常生活當中」。我一激靈，這不給我出個題嗎？今天就讓我講這個。但是馬上就邁步往裡走了，內容是啥？你沒有機會準備了。傻呵呵上台，傻呵呵就上台了，上台開口就說，說了四十來分鐘。那過道，就是我從這個門進，這不是過道嗎？這兩邊都是那些老菩薩們坐的，下面這面全都是，都坐滿了。我下台的時候，我給你們學學我啥模樣？我就這樣，「哎哟我的媽，嚇死我了，我都說些啥！」一邊擱這過道往外走，我就這個表情、這個動作。過道這面一個老居士就這樣，我這面斜眼一瞄他，他這樣，我心裡好像落下一點地，他這樣說明我講得還行，我自己心裡面想。我就出去了，出去以後我就到劉林長那個辦公室沙發那坐著去了。他們上來以後他們就過去了，我就問這個老居士，我說你這個啥意思？他說妳講得太好了。我說我講的啥內容？他說妳講的是日常生活當中的佛法。我一尋思，咋對上號了？我進門之前給我的那個題他咋知道？他說的我講的就是那個。

所以我告訴大家，就坐在這個地方，絕對是佛力加持，不是我能說，不是我有辯才，真是佛是大智慧。所以咱們，我家裡這個事我得怎麼安排，那個事怎麼安排，我說那是傻，沒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一切交給佛菩薩安排。你看淨空老法師人這一生，佛菩薩給安排的。雖然前半生也遭了不少苦、受了不少罪，那是佛菩薩考驗他，是不是？現在老法師多有福報。人家老法師把話都說到這種地步了，咱們還沒聽明白嗎？往生有把握了，是不是？我現在就希望老法師往生上品上生。

有的佛友說，妳咋不去看看老法師？我說這個問題我沒尋思。

我說我不是不想老法師，因為老法師講碟他告訴我了，他說你每天看碟，你每天都在和我對話，每天咱倆都在見面。我說我就每天看碟，每天都和老法師見面，老法師咋告訴我的我就咋做，我說我不用跑到香港去，跑到澳洲去看老法師。甚至我想勸勸佛友，你們也別老跑了，讓老法師倒出點時間。去了以後你提五個問題，他提十個問題，老法師已經八十高齡了，他一是高僧大德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他也是高齡老人了，咱們可憐可憐他老人家，給他多留出點時間，別老去麻煩他了。有人看到這可能要說，妳窮嗖嗖的去不了，所以妳也不想讓我們去。話不能這麼說，是不是？如果我要想去的話，就這點路費湊我也能湊上。我真是這麼想的，這就是我真實想法。我就想，你信老法師的話，你照老法師的話去做，你就是老法師的好弟子，你就是佛陀的好弟子，不用那種形式，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。

最後說兩句，兩天來跟大家說了那麼多大實話，對也好、錯也好，如果大家有一點受益的話，真是阿彌陀佛。如果真是有的地方講得不如法、不如理，大家可以提出批評、建議，是不是？咱們不要誤導眾生。這就是我發自內心的一個想法和願望，絕對不是謙虛。就講到這兒。